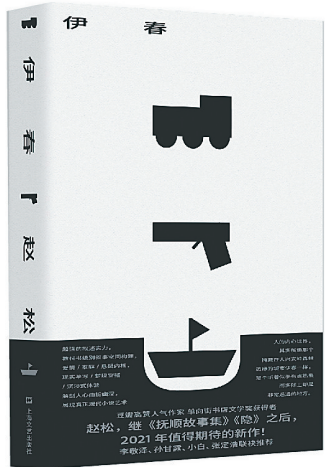


读 书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晖
执编/版式:陆少平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ds84655582@163.com



艺出版社(2021年1月)
《伊春》赵松/上海文

森 林 之 城 的 遐 想

读赵松最新小说集《伊春》

□桑克

引子： 好像森林边缘的城

这本书早就看过。冲赵松，冲伊春，二刷理所当然。

冲赵松主要是因为他的《抚顺故事集》。那本书是七年前写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喜欢赵松这个人。我承认这是地地道道的偏见。

这次赵松又写伊春。捅我肺管子上了。他不知道我超喜欢伊春。在我心中，它是这个世界上非常罕见的干净城市。

仔细看书才发现，赵松对伊春的书写只有三言两语，尽管他在《后记》里说：“之所以最后会选择《伊春》为书名，其实是有个暗示在里面——人的内心世界，其实就像掩藏在大兴安岭森林边缘的城市伊春一样，是个听着似乎有点熟悉但实际上却是非常遥远的地方。”伊春约等于人的内心世界，约等于人的内心之城。权且相信赵松。

一旦相信赵松，再看《伊春》就有不一样的感觉了。顺便纠正赵松，伊春在小兴安岭，离大兴安岭远着呢。这个并不重要。除了象征内心之城，伊春还是小说人物的名字，然而这个名字并不是伊春的伊，伊春的春。听起来有点怪，然而对于不断改变姓名甚至有些神秘的伊春本人来说倒挺正常。

《伊春》是部小说集，包括十个短篇。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占75个页码的《南海》和占53个页码的《伊春》。小说集以《伊春》这个短篇命名，所以同名短篇就变成重中之重。如果小说集以《南海》命名呢？情形肯定不同。

《伊春》： 把复杂的心画出来

开始看《伊春》，总是不由自主联想去过N次的伊春，直到伊春这个人物出现才断了这个一往深情一厢情愿的念头。此伊春绝对不是彼伊春，尽管二者掺杂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象征性。赵松的《伊春》与《抚顺故事集》不同，并不讲故事。我高兴就高兴在这儿。这绝对不是智力问题，而是观念问题。

《伊春》的叙述视角大多在主客观之间转换，人称显示大多就是我与它，外加一个自由的你。文体形式，既包括顺时叙事、倒叙，也包括QQ式或者Email式的书信体。

赵松深谙海明威的冰山写法，只着力显示海面部分。海底部分只能靠你自己拼贴。我的乐趣也就在拼拼贴贴之中。看一段就会重看前面一段，核对比较理解。弄清谁是谁其实并不容易，谁知道S是谁？Y是谁？Z是谁？他是谁？伊春会不会是Y或者Z？赵松不想给你答案，正如某人在小说第31节结尾说的——“我可以是任何人”。什么都不明确，但是不明确这一点倒是非常明确的。这话初听有点绕，仔细想想还是这么回事儿。

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现实并非都是围绕同一逻辑运转的。有时它们自成逻辑，沿着一条带裂缝的马路，从从容容走下去。不是为了结果，而是为了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各种复杂的状态。这就让读者不由自主有了呼应。

赵松说《伊春》带有侦探小说意味。确实有。不过可以不必在意。如果在意也可以这么理解——表层就是简单破案，深层则是对人物内心情感的侦探。读者完全可以用人物内心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案件的复杂性。如果人物内心是一座神秘而浩瀚的城市，那么探查内心之城就需要更为复杂的方法。这种以侦探形式出现的内心描摹方式非常吸引读者的好奇心。作家一旦把人物心理状态精确描绘出来，就如同侦探把嫌疑人肖像精确绘制出来。这方面，赵松明显下了功夫。有些段落看着过瘾。那些暧昧的，那些临界的，那些游动的，那些具有指向性然后又峰回路转的东西，都是那些以故事见长的小说没有的。

小说人物看起来冷漠，但是又实话实说，具有一种难以揣测的魅力——而赵松总能控制住尺寸。把叙事多种可能性建立起来，通过看起来东一下西一下的文字归置。既往的而不仅仅是传统的事物与我们的现在确实明显不同。

《南海》：两女也许是同一个

相比写于2017年9月23日的《伊春》，写于2019年8月10日的《南海》就有非常强的故事性，赵松对短篇小说写作时间的注意，在小说家中比较罕见。这完全可以证明赵松对时间本身的高度关注是生铁铸就的事实。《南海》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就是霍金写的《时间简史》。对物理学家来说，生命的计量单位就是时间。

《南海》写的是一个男人和两个相互映射的女人。这样的故事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写法，是表现的幽微。《伊春》中，读者处处可以领略这种幽微，《南海》中，幽微则像白色草蓍一样横亘草原腹地。幽微的细节比曲折的情节重要，对诗对小说都是如此。

两个女人，第一个在南海酒店留下一封信走了。这是真的走了。第二个在南海酒店留下一本书走了。这并不是真的走而是离开。她留下的书就是《时间简史》。小说写道：“在洗手间里，他看到了那本霍金的书。他拿起它，翻开了，那句话还在，‘这个时间，是我们的，历史里的，被压缩过的……’只是被人用笔划上了几道横线，被否定了。在下面，有一行用酒店里的那种圆珠笔写的小字：宇宙大爆炸的奇点，其实是人为的，所以是不可能存在过的。”如果我们把物理置换成情感就会豁然开朗。

对小说来说，修辞也是一种历史事实。但是有人不愿意相信你也无法相信，即使你逼着他相信他还是不会真正地相信。小说的信任感一方面是由于经验的相似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由于逻辑训练的程度。这两个方面，赵松都值得信任。

有意思的是小说里提供客观视角的酒店前台女服务员认定的事实，与“他”并不一致。在女服务员看来这两个女人就是同一个女人。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解成女服务员自身的认知障碍或者不靠谱的回忆能力。但是这一事实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严肃的生活问题（不说这是哲学问题）：什么才是真实的？真实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情感冲突的恍惚与幻觉究竟是结果还是手段？即便我们不能回答，至少需要知道小说的叙事魅力和人物的神秘魅力都与它们关联。

结语：赵松就像一根钉子

《伊春》里的其他短篇小说应该享有与《南海》、《伊春》同等的受关注地位。比如说《邻居》的神秘与惊悚，完全不是聊斋式的，其中也折射出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彼此对粘黏的渴望。再比如说《爸》里的“她”也和《伊春》里的伊春一样是一个会换名字的人，但是这种不确定并没有带来不安感，而是带来一种比较靠得住的安慰。我并不想说这篇短篇小说是在谈人与人沟通或者暴力家庭问题，只想说说这种谈话方式。不管真的假的（这种真假在小说中并不重要），它有效地把赵松需要表达的东西辐射了出去。这种方式也有点像《南海》第五节里提到的《一千零一夜》，“……那些书里不过是《一千零一夜》那些故事的各种变体而已。”

《伊春》不是变体，而是创造。这种创造就在于它试图把我们变幻不定的心实实在在地摁在纸上。赵松就像一根钉子，并不锋利，但是他有足够的耐心研磨这根钉子。不管研磨程度如何，它至少让我们重回生命中的某一瞬间，重新感受它的触动和拥抱。

开卷书单



《大湖消息》
沈念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1年12月

《大湖消息》记录了沈念近十年百余次去往洞庭湖湿地、长江集成孤岛的见闻与思考。作者以个体行走的遇见及湖区人的生存现实，叙述麋鹿、候鸟、江豚、鱼类、欧美国林及各类植物等与人和土地的命运交集，背后折射出生物的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展示时代变迁中生态与生活的渐变和嬗变。



《觅食记》
谢巍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1月

在潜心诗歌研究、文艺评论之外，学者谢巍对于美食，有着自己独特的品味体验和额外的寻觅经历。本书收入谢巍先生美食文字近三十篇，谢巍先生笔下的美食文字，记略了因美食而遇到的人和事，耐读的同时，多了人生的滋味，淡然而不乏丰满，从中还可读出一位有趣且可爱的“觅食者”的形象。



《中国印刷史新论》
艾俊川
中华书局
2022年1月

艾俊川出版史研究新风，关注书籍实物，从技术角度切入，注重对印刷过程中物质载体的研究。本书汇集了作者关于出版印刷研究的30篇论文。本稿虽是论文集，但以活字和印刷为主线，肌理分明地勾勒出了泥活字、铜活字、锡活字及铅印、石印等的应用及其对文化发展的推动，从印刷术起源研究到近现代，基本贯通了中国印刷史。



《北国，播种大雪——吴宝三诗集》
吴宝三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21年10月

见证了吴宝三半个世纪以来写冰雪、写森林的诗歌创作履迹，其代表作《一棵阔叶树的自述》《冰灯》《北国，播种大雪》等皆收入这本诗集中。

不愿被忘， 以此备忘

读《被忘录》

□林頔

听闻“备忘录”，看见《被忘录》，实在是个有趣的书名。初遇“被忘录”，是“忘川山人”的画作题词，我作为粉丝当时以为我关注的博主正处于失落的心绪中，于是特地留言“总有故人相候”。没过几天，就得知了忘川历年画作结集出版的消息，书名取的就是《被忘录》，很为他高兴。

这是忘川的首部水墨诗画集，收录彩墨画80余幅、随笔诗200余首。画品如书名，有点慧黠，有点通透，有点聪明又不至于聪明到油滑，对生活有自己的看法，又不至于愤怒偏激，有着四两拨千斤、化凝重为轻盈的巧劲儿。

忘川的诗画，流露中国古典水墨的韵味，兼有东瀛素美学的影子，似乎还有些现代简笔画的谐趣，糅合成为独特的个人风格。画里经常有个小墨人儿，墨色深浅勾勒，寥寥几笔轮廓，连五官都没有，表情动作却栩栩如生。或奔忙，或默坐，或抚琴，或仰首望月，或低头斟茶，或临水沉思……每幅画皆有大量留白空间，予观者无限的遐思。

这小人儿不是稚气的孩童。我从前以为是睿智黠的老者，后来见着了忘川30岁生日的照片，与诸多网友一齐大呼“反差萌”，这才恍然大悟，小墨人儿是忘川的自画像吧。这个酷帅的年轻人心里，装着一颗天真的老灵魂啊。

与小墨人儿相映成趣的，是绯色的落英、缥青的草坪、暖黄的柿子、赭褐的岩块，是山与石、花与溪、苔藓与鸟鸣、老树与小禽，室内一灯如豆，室外新月如钩。

随笔诗，两三言，如俳句，似短歌。诗中有禅味，有俗世日常，有欢喜心，也有烦恼意，若有若无，仿佛启人觉悟什么，又仿佛如柳絮轻拂。摘录几首，与君共赏。

《劝》：婚姻不幸福的人/又来劝我/早点成家了

《石头》：固执啊/再通透/也是一颗顽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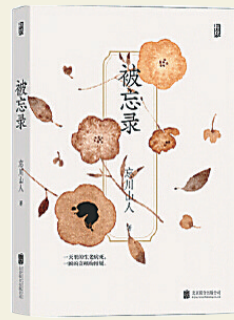
《牙关》：压力大了/感受到牙关的存在/这关真难啊

《冬被》：不必担心/落叶历经飘零/将有大雪厚待

《时宜》：小时候/装成熟/长大了/卖萌

《路程》：尘埃/在落定以前/总在光柱里分外闹腾

这些诗，来自于尘世，在尘世中开出芬芳的花。



《被忘录》/忘川山人/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1月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是一位有着独特风格的文学大家。他的文学创作包括小说、散文、杂论和诗歌等，以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乡土气息，充满人生真情著称。特别是他创建的“荷花淀”文学流派，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书衣文录”是孙犁“独创”的一种写作形式，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文体形式，因为它是将在书皮上题写的文字整理刊录而成的，其中所录，或可当作书话谈，或可作日记读，亦可作小品、杂文读，历来受到研究界、出版界及广大读者的重视和喜爱。

自1979年《书衣文录》出版问世以来至今，为数众多的版本所收录的均不是孙犁生前所创作“书衣文录”的全部，盖因孙犁在世的时候只把其中一部分篇拿出来发表，其余的都不为人所知。此次出版的《书衣文录全编》全面系统地挖掘整理出了全部“书衣文录”的手稿，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许多篇“书衣文录”均为首次面世，颇具史料价值及文学研究价值。全书以手稿影印的形式呈现并配以释文，体现了原作品的本真风貌。同时，书中还增加了附录，附录囊括了未有手稿的“书衣文录”以及甲戌理书记、理书续记、理书三记、理书四记、耕堂题跋。展卷细读，深受裨益，尤其孙犁与书的不解情缘，更令人敬佩。

孙犁一生酷爱读书，尤其是他更对书爱护备至，从童年时就养成了给书包书皮的习惯，称之为“书衣”，以防沾尘惹污和破损。即使读过几遍，书籍还能完好如新。在那则令人拍案叫绝的《书箴》里，孙犁用诗意的语言写道：“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孙犁在家里整理抄家后被发还的旧书。他到处收集废旧的包装纸，有同事赠送的牛皮纸，有从报社摄影部要来的大信封，也有

普通的出版社打包纸。他一本一本把破烂、污损的书籍包装上一件外衣，真如孙犁自己所言，“爱书成癖，今包装成癖，此魔症也”。

孙犁在很长时间内，通过包装这些书籍“消磨时日，排遣积郁”。他很喜欢包书的过程，每逢他坐在桌子前面，包裹书籍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平静，很是愉快的。他常常随翻随读随想，然后，在书衣上标明作者、书目、卷数以及产生的感触，这就是“书衣文录”。它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保持了孙犁深刻、质朴、简洁的个人风格，内容涉及文学创作、文坛现状、作家交往以及个人家庭生活琐事等诸多方面，其中亦不乏对世态人情和文坛时弊的鞭挞，充满了赤子之情。有学者评论其为“孙犁在荆棘地中为自己开辟的一条可致幽远、休养生息的小径，也是为自己打造的一叶顶风破浪的扁舟，还是他在浊世中独创的饱蕴文化意味的工作平台”。

1975年4月18日，孙犁在《小腆纪年》的书衣上写道：“余中学窗张砚方，雄县人，买书后即包装之。余今效之，此人不知在何处。”1977年2月14日在《曹子建集》书衣上写道：“又值岁暮。回忆一年之内，个人国家，天事人事，均系非常。心情百感，虽易堂名为晚舒，然不知究可得舒与否。然仍应克励自重，戒轻易浮动，安静读书，不以往事自伤，不以现景自废。”《书衣文录》虽然在形式上，不是杂文，也不是随笔，甚至不成文，但却在事实上构成了孙犁的日记，是按时间顺序记下的，每则都记下写作的日子，自有一种真切动人的魅力，为我们了解时代、了解文学、了解孙犁提供了难得的“幽深”视角。

孙犁与他丰富多彩的读书生活，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财富。通过读《书衣文录全编》，我们可以看到一代文学大师博览群书的身影，也可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爱书人对书籍的无限热爱和别样的读书趣味。

爱书惜书的孙犁

读《书衣文录全编》

□钟芳



《书衣文录全编》/孙犁/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APP
视频号